

谈《苦菜花》中母亲的形象

郑春玉

(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冯德英创作的《苦菜花》是十七年农村革命题材文学中的一部。本文结合文本，详细分析了文本中的母亲形象，认为母亲是封建制度下的先进女性，是艰苦环境中大爱母亲，是身心磨难后的革命战士。

关键词：母亲；形象

冯德英创作的《苦菜花》这部长篇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位平凡的母亲由对子女的爱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对革命同志的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逐渐成为一名思想坚定的革命者形象。

1 封建制度下的先进女性

《苦菜花》中的母亲一开始是一个像大多数人一样，属于封建制度，顺从命运的普通女性。面对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她像一只羔羊一样活着，任人宰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养儿育女，相夫教子着她的任务。当地主王唯一把她家里的顶梁柱、她的丈夫“逼上梁山”的时候，她默默地忍受，扛起了养育四个孩子的重任，惟一能做的就是期待着丈夫的归来。即便如此，她却不是被封建思想完全腐朽的，她任其大女儿娟子有着高高丰满的乳房和厚实的脚底板，裹胸裹脚在母亲看来，是在思想和肉体上一种的束缚。由此，我们可以说，培养孩子的方式是母亲反对封建思想的初步建立。小说中，当大女儿娟子背着她开始干一些令她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时，刚开始她的心里开始有点害怕，特别是娟子拿起了两年前父亲拿过的那支打猎的土枪时，母亲更加恐惧。但她听了娟子的解释后，虽然当时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女儿，但是母亲的心里既有担心同时又有着一丝希望，她“仿佛看到了走出压迫走出剥削的曙光”。当封建阶级的代表“四大爷”看到娟子扛着枪和男人站在一起，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时候，“四大爷”暴跳如雷，责骂母亲对孩子的放纵，并且让她将女儿叫回家，而母亲却大声喊道：“孩子是我的，别人管不着，我不叫。”这似乎是一种呐喊，是正式向封建制度发出挑战的呐喊。封建制度下的婚姻往往是父母之命、媒说之言，在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年代，有童养媳也不足为怪，《苦菜花》中，花子便说被地主家卖给别人的童养媳，她受尽凌辱，终于在共产党的解救下逃离了痛苦的折磨，却和共产党员老起恋爱并未婚先孕，当别人骂她无耻、淫荡时，母亲却丝毫不在意，带着病痛为其找寻出路，最终帮助这段冲破封建礼教的感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大多数人还在以封建礼教为纲时，母亲无疑成为了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先进女性形象。

2 艰苦环境中大爱母亲

毫无疑问，小说中母亲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父亲逃亡在外，家庭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独自一人承担起家里的所有家务，面对生活的重担，母亲没有放松对孩子的照顾。她支持大女儿娟子革命，把大儿子德强送到部队参军，以及对秀子在逃亡时拿错包裹之后的责骂，无不体现着母亲对子女的爱。但随着她身份的无形置换，在经历了残酷的暴行后，母亲深刻地体会到敌人的凶狠、人性的丧失，悲忿使得她比过去更爱她所爱的人，而这种爱早已超出爱子女的范围。她的家成为区、县人员来往的住地，成了战士们所说的“招待所”，敌人嘴里的“干部窝”，所有来过她家里的战士，都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与关心，例如小说中革命领导者姜永泉，在母亲的心里他成了母亲另一个儿子，母亲总会将做好的新鞋子新衣服送给他，平时的生活当中少不了嘘寒问暖，寒冷的冬夜里，母亲一家四口人用的是又小又破的被子，新的被子给了他，这些无不体现了母亲对战士的爱。受到同种待遇的还有受伤的赵星梅，她受的伤是母亲照顾好的，她在本质上成为了母亲的另一

个女儿，母亲不仅关心她的身体，还关心她的婚姻，像母亲一样做着操心女儿的事情，赵星梅的未婚夫牺牲的时候，就是母亲给了她无尽的爱才将她从悲伤中带了出来。不再局限于自家子女的母亲身份，她是所有战士的母亲，慈爱的关心着他们的伤痛，把母爱无私地倾注在这些和她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战士身上，母爱已超出了家族伦理的范畴，革命开始用阶级观念来置换其中的家族伦理亲情。由于母亲身份的转换，使她不仅仅是家庭中的一员，更使她成为革命者中的一员，从而融入了“阶级”这个大家庭中，“母爱”无形中也转换为阶级情。

3 身心磨难后的革命战士

受难是成为革命者的必经之道，经过受难的洗礼，从而使生命得到一种质的转换，从自然个体生命的人转换为属于人的社会化的生命存在。个体的生理躯体只有经历了这神圣的一幕，才能投身到更加宏伟的革命理想之中，才能在革命意义上的链条上获得神圣的光芒。小说中的母亲同样经历了苦难的洗礼：她经历了罕见的酷刑，当敌人抓住了母亲，让她说出兵工厂机器的地点时，她坚决不说，敌人便采取了极刑，酷刑的工具老虎凳、绳子、杠子、砖头、皮鞭、钢针、熊熊的炭火盆、烙铁等，而酷刑对她的处置方式是“母亲立刻被按在老虎凳上，全身被绳子缚住，王竹在她腿下垫上一块砖，就喝问一句，得到的是怒骂……母亲的腿下一连垫进七块砖头，她的骨节咯吱咯吱地响，粗大的汗球从脸上滚下来。看她又活转过来，敌人又把钢针从她指甲底下刺进去，十个指头都插满了”，母亲受尽各种酷刑却从未屈服，身体的折磨对于母亲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当敌人抓住了母亲最小的女儿娟子的时候，身为一个母亲有了一丝丝的难过，但是她很快又明白了敌人的目的，面对精神的打击，母亲依旧保持坚定的信仰，母亲这种看似残忍的态度同时也受到敌人感叹，残忍敌人对母亲没了办法。在革命文本中，革命者所受到的敌人的酷刑，只是帮助革命者创造革命崇高感的一种道具，同时革命者的身体经受了残酷的虐待，但其思想、精神永远都不会消失，只会让其变得更加坚强，正如小说中母亲在忍受酷刑时对自己说的“革命就是要打仗、要流血、要死人”一样，受难后的母亲在人们心中会更伟大。受难意味着经受了考验，能够经受住考验意味着对革命的更加坚贞。小说中冯大娘的角色在不知不觉被转换，在我们眼前的已不是普通的母亲，而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经历了革命者必经的程序。平庸的人在苦难面前必然是怯懦、退缩，而英雄将直面苦难，最终战胜苦难，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冯德英创作的《苦菜花》中的母亲在封建制度和日军侵略者的双重打击下，作为母爱的传播者，她敢于追求自由，是先进女性的代表，是拥有着革命精神的革命战士，让我们看到烽火战争中存在的真情与大爱，更让我们感受到战争环境下人民的疾苦和我们伟大的党走出绝望的艰辛历程。

参考文献

[1]冯德英. 苦菜花[M]. 北京: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78.

作者简介: 郑春玉(1986.12-), 女, 汉族, 四川成都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